

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



[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_下载链接1](#)

著者:方朝晖 著

[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对儒学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

早年学习西方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始逐渐转向国学研究，从此以国学为精神的归宿[2]。基于其由“西”入“中”的特殊个人经历，其研究方法同时结合了哲学和史学的训练，注重吸收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若干不同学科的新成果新理论，对西方儒学也较关注。多年来在《左传》研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现代中国学统的重建、儒学与未来中华文明重建等领域多有成果和新见。①左氏义法

2001年出版《春秋左传人物谱》（上下册）一书，将《左传》中的150余位人物的生平事迹进行了系统的汇总和评点，意在突出《左传》一书在人物、纪事等方面的独特义法，与《春秋》义法相独立。该书虽欲突出《左传》的思想史意义，然于学者从事相关研究亦能提供检索方便（李学勤先生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亦肯定此书“以人系事”对思想史研究之意义）。从《左传》所反映出来的中国人特有的复杂人际心理等来看，本书与其后来作者注重从中国文化的习性、中国人的关系本位心理等角度来研究儒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是一脉相承的。②“中学”与“西学”

2002年出版的《“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何兆武序）一书在学术界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该书以若干中国哲学范畴为例，来说明现代中国人用西方学科体系来肢解原有的国学体系，用西方学术范畴来解读国学传统，存在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盖因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与希腊以来以求知为宗旨的西方学术传统本为不同性质的两类学术，虽可相互启发、彼此补益，但终究不能相互归并、纳入同轨。2007年出版的《思辨之神：西方哲学思潮选讲》一书对此也有表达。沿着这一思路，现代中国学术的最大困境，可能来自于在以“西”解“中”的过程中，一方面将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真精神丢弃了，另一方面也没有真正接受西方学术的认知主义传统。所以现代中国学术的致命问题是学统的迷失。具体表现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话语系统始终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建立起真正属于自身的意义世界，让学人们从中找到让自身精神升华和灵魂不朽的终极归宿。

[3]这方面的想法在2010年出版的论文集《学统的迷失与再造：儒学与当代中国学统研究》（万俊人作序）得到了较为集中的表达。③学统的重建

在学统的重建方面，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主流的儒学今天能否复兴。在其一系列论著《“中学”与“西学”》（2002）

《“中学”与“西学”》（2002）中，方朝晖试图说明，儒学或中国古代学统的现代传承面临着两个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第一是让它从现行学科体系中独立出来，即回归经学。因为现行学科体制是为培养知识而设，这不符合国学的基本精神，而且与国学原有分类方式不相容。

[4]其二是结合现代人的语境和生活状况，重建修身之道。儒学或国学是以践履、功夫为基础的，没有功夫，国学就失去了生命；没有践履，儒学就丧失了灵魂。在这方面，2008年初版、2011年再版的《儒家修身九讲》一书作了初步的尝试。该书的主要特点是以宋明理学为线索，融合儒道释，针对现代人的精神心理问题，来说明儒家修身传统在现代语境下被激活的可能性，包括如何将静坐等功夫应用到现代人身上。

④儒学与中国现代性

2011年出版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陈明序）反映作者对中国现代性未来图景的预测，而其根本宗旨则在于为一种可能出现的、不同于西方文明样式的未来中华文明样式论证。本书主要不是从哲学/形而上学立场，而是较多从文化心理/文化习性这一视角来理解未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认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植根于西方文化历史土壤，虽会成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内容，但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社会进步的源动力。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形成的惯性决定了，未来中华文明仍然会以治人而非治法、贤能政治而非民主政治、伦理本位而非制度本位为主要特征；中国文化未来的核心价值仍然是仁、义、忠、信等，而不是民主、自由、人权等。在该书前言及跋中，作者交待了本书写作的基本动机，即在牟宗三、唐君毅等老一辈新儒家之后，重新回答未来中国的道统、政统和学统问题，实即未来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该书强调，文明

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最重要使命。

看了新京报的书评后买的，比较深刻。

[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_下载链接1](#)

书评

[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_下载链接1](#)